



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視覺人類學博士，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電影系助理教授。出版過多部文字與影像作品，對於性別議題有著深入研究與獨特見解，所拍攝的紀錄片《女書重生》，更是各種影展競相邀請的佳作。

● 郭昱沂

穿過時光而來的 **勝女**

那是前年的夏天，我在湖南江永拍攝「女書」紀錄片，中國網路管制嚴格，我平常習慣瀏覽的新聞網站一律看不到；即使是繞過中文，英文、法文的也通通一律封鎖。副導幫我裝翻牆軟體，但狀況是，時能翻、時不能翻，煩得我都懶得去查詢「牆外」的消息。

網路鐵幕的世界裡，我就想要綺麗，我就想要不太費腦，看出去唯一能悅目消閒的，就是新浪、搜狐花花綠綠的娛樂新聞。讀到一篇影劇消息，從我眼皮底下迸出「剩女」！這個詞我不認得，生得很，然而與之相關的三高（高學歷、高個子、高收入）、恨嫁、大齡女青年……猜也猜得到怎麼一回事。

「剩女」跟我頗切身，不免令我感傷，何時從單身貴族淪落成剩下來銷不去的女人了？唉……不想了，理它呢，出發拍片去，今天我的女書傳人要唱哭嫁歌、要展示她為外婆寫的自傳。

「女書」是一種女性專用的文字系統，不知何時起，不知因何生，女人用來寫自傳、訴可憐、結交姊妹，這文字便如此神秘地流傳了百年以上。之所以稱為「女書」，因為在過去女人沒有受教育的機會，眼見唯有男子可以入學堂，自然地，她們稱漢字為「男書」。

女書傳人談起自己的婚姻，談起母親、外婆以及其他女人的婚姻故事，彷彿像是為一個大時代作總結，她嘆息著：「太可憐了」。

幾度唱起哭嫁歌，才剛起音，她便落淚唱不下去。後來我所尋訪到的老人都是如此，唱起自己當初結婚時的哭嫁歌，即使隔著四、五十年的光陰，沒一個不歷歷如昨，沒一個不感傷落淚。

種錯紅花有日發 嫁錯女兒六十年

我想著婚姻真的能夠善待女人嗎？那個時代沒有剩女，可也還是孕育了以訴可憐為主要內容的女書啊。

大概「剩女」所在多有，才隔了兩天，網站便發起討論專題，幾位當紅女星，大聲疾呼：我們獨立自主，有事業，有經濟，是「勝女」！這時我的耳邊悠悠響起，女書傳人唱起為外婆寫的自傳：

人人說我千般好 站出四邊勝過人

四邊之人來奉請 寫書繡花傳四邊

即使深受婚姻之苦，她們依然能用自己的文字書寫自己的感情，那些穿過了無數時光、輾轉流傳到世人眼前的文字，難道不也是一種勝利？ **END**